

第一章 重生回到十二歲

去往皇宮的路上，單調的馬蹄聲在耳邊嘖嘖響，凌挽夏聽著聽著就覺得自己睏了。

有雙溫暖的手將她攬了過去，讓她靠在肩膀上，婦人的聲音輕柔慈愛——

「挽挽睏了就再睡會吧。」說罷還用手輕輕拍她。

挽夏枕在娘親那有著熟悉玫瑰香氣的懷裡，迷糊間看到暖陽從輕晃的車簾縫隙灑落進來，她慢慢墜入夢鄉。

眼前是盛放的梨花，花瓣似雪，一個蝴蝶紙鳶歪歪掛在枝桠間，挽夏伸手想去構紙鳶，可怎麼樣都碰不著。

見紙鳶被風吹得又要展翅欲飛，她急得著惱，索性爬上樹趴抱住樹枝往前挪，就在指尖碰到紙鳶的時候，突起一陣大風，她忍不住閉上眼，卻在黑暗中往下墜，再睜開眼時發現紙鳶仍在高高的枝桠間，枝桠之上碧空如洗，而她則落在一個少年身上。

她還在茫然，就聽少年清冷的聲音響起——

「妳是不是該從我身上下來了？」

挽夏這才被驚回神，手忙腳亂地想爬起來，抬眸卻被這有雙桃花眼的少年吸引，十六七歲的少年清貴俊朗，如戲文上的翩翩公子，只是神色太過清冷，甚至讓人感到凌厲。

她莫名陷入那雙黑眸裡，不是說，有雙桃花眼的人都溫柔多情，怎麼從這人身上感覺不到？漸漸的，她看到那本是清冷的眸子染上了憤怒，染上了血色，她心悸地挪開視線，卻發現自己雙手沾滿了鮮血……

正是這惶惶間，夢境中又畫面一轉，少年不見了，她眼前變成了璟王府裡波光粼粼的荷花池，身後有許多侍衛追趕而來。

在水面上她看見自己的倒影，妝容精緻，神色憤怒而哀戚，髮髻上的金鳳步搖顫顫巍巍，紅寶石點綴的鳳眼使得那鳳凰似在泣血。

晃動的步搖從髮上掉落墜入湖底，她亦決然地躍進水裡，冰冷的湖水沒頂，胸腔憋悶，她無法呼吸……

正掙扎著，突然有人一聲接一聲喚著她，她猛然睜開眼，終於從夢中清醒。

發現自己還身在馬車上，挽夏大口的喘著氣，她又夢到前世與璟王初遇時的怦然心動，還有凌家遭難後她朝他揮刀，最終投水自盡的不圓滿結局。

在跳入荷花池前她曾想，若能重來，再不為璟王妻。然後她再睜眼，發現自己回到十二歲那年，一切真的重頭再來了。

「可是又夢魘了？」蘇氏喊醒了女兒，擔憂的給她擦拭額間冷汗。

挽夏斂了斂神，揮去腦海裡那雙清冷的桃花眼，將心尖上蔓延開的刺疼感忽略，對他殘留的情愫也壓到內心深處，她朝面容溫婉秀麗的婦人露了笑，輕輕搖頭。

娘親以為她是三日前驚馬險些跌落，驚嚇過度才總夢魘，其實她女兒在那之後，十二歲的身體裡裝了長到十七歲的靈魂。

蘇氏見女兒只朝自己笑，伸出指頭戳她腦門，「別以為這會兒裝乖巧我就不說妳了，一會到了宮裡，見到皇上貴人們要規矩些，皇上皇后疼愛妳卻也不能沒了君臣之禮，沒得讓人以為我

們凌家侍寵而驕。」

「娘親放心，女兒有分寸的。」挽夏認真點頭，抱住娘親的胳膊與她撒嬌。

蘇氏欣慰的摸她髮心。

挽夏回到十二歲，恰好是她父親征戰凱旋而歸的時候。今日是慶功宴，四品以上官員皆參宴，皇帝又特意下旨讓父親攜家眷赴宴，這是他們凌家的殊榮，也是她父親用熱血換來該得的榮耀地位。

她父親凌昊是當朝鎮國將軍，跟著先帝與當今聖上打下這片江山，又為穩固皇權，常年在外征戰，在她眼裡，父親就是錚錚漢子、是大英雄！

可往往與功勳、榮譽相伴的還有當權者的猜忌之心，前世凌家蒙難與今日的宴會脫不開關係……

挽夏和娘親說了一句話後便開始閃神，眸光也黯淡了下去。

馬車已緩下速度，隔著車壁傳來沉穩的男聲——

「快到宮門了。」

挽夏眉心微跳，將簾子掀了條縫，朱紅宮牆就在前邊，她父親騎馬隨在車側，他低咳一聲挑著劍眉看她，是叫她將簾子放下的意思。

她朝他一笑，縮了回來，任娘親又拉著她仔細檢查髮髻。

今年她才十二歲，只梳了雙丫髻，別了一對珍珠做的花，並沒有什麼複雜的。

馬車徐徐緩行，進了宮門便有小太監與宮女上前來，待她們下了馬車，便恭敬引著她們往設宴的奉天殿行去。

自打先帝改朝登基後，挽夏也常來皇宮，通常是皇后宣召，再有便是父親回京，皇帝總會叫父親帶上她與二哥一同進宮。

這種時候君臣倆都不談政事，而是回憶舊時征戰或趣事，她則跟二哥及太子一塊在殿外玩，或是去尋了太傅跟著練騎射。

她與璟王相遇的梨花林也在這宮中，那年她十一歲……

挽夏憶著往事，再抬眼，發現自己已爬上長階來到巍峨的宮殿前——奉天殿，皇帝前世對凌家埋下疑心的起點，只因在宴會中一步錯，最後步步錯，致使凌家萬劫不復！

挽夏清澈的杏眸裡全是憂色，抬頭去看父親的背影，高大男子在前邊為她擋了大半的陽光，鐵血漢子無聲的溫柔細膩，讓她心裡發酸。

這樣一位頂天立地的男人，最後卻被構陷謀逆罪名，她現在只是回想，就對這座皇宮及皇家人湧起恨怨。

立在宮殿外的內侍尖聲唱道：「鎮國將軍攜家眷入殿。」

蘇氏此時輕輕捏了捏女兒的手背，挽夏深吸口氣，垂了眸，長長的眼睫遮住了她眸內的憂色與銳利。

處處雕刻五爪金龍的奉天殿裡已有不少大臣，見著凌家一家四口踏入殿中，交談聲就小了下去，有人笑著上前恭賀此次大捷……這些種種落在挽夏眼中，與前世無二。

在寒暄中外邊內侍高唱帝后駕到、太子與眾皇子駕到，眾臣忙行叩拜大禮。

皇帝在人群中尋著得力愛將，親自扶了他起身。

挽夏眼前是明黃色的袍襪，耳邊是父親誠惶誠恐的謝恩，她有些走神。

前世她滿心為父親驕傲高興，並未在意父親當時是否也如現在這樣謹慎，父親的態度是這樣，那麼其他人呢？皇帝親自扶了父親，其他人又是什麼樣的想法？

她眼角餘光掃過跪在身邊的大臣，發現他們投來的目光皆閃爍，心中驟然發涼。如今的凌家正得聖心，榮寵叫人眼紅，前世父親出事後，這些人中不知有多少落井下石的……

挽夏緊貼著地面的手指不禁摳入金磚間的縫隙。

皇帝免了所有人的禮，殿內是眾人起身的衣物摩擦聲。

十六歲的太子立在皇上身後，目光灼灼盯著垂首而立、粉妝玉琢的小姑娘。

挽夏有所察覺，抬頭就對上他的視線，在他驚喜的面容上看到別的情愫，她心中不由得煩悶，於是又面無表情半垂了頭，一進宮門湧起的怨恨情緒再度翻湧。

前世凌家遭難，太子對她的心思還有璟王，都是讓凌家萬劫不復的重因，皇家的人就沒個好東西！

慣常對自己笑的小妹妹居然不理睬他，太子沈彥勳微怔，心裡不是滋味，俊朗的面容變得鬱沉。

無意間，他卻看到自家母后掃了挽夏一眼，帶有厲色。這舉動令他不由得想到他將要選正妃的事，而他母后有著別的人選……

沈彥勳頓時喉嚨發緊，不敢再現異樣。

帝后落坐，賜眾臣入席，當即有宮女雙手托著珍饈美酒流水般送上。

挽夏低頭看了幾眼沾了些灰的指甲，借著宮女身形做遮掩，窺向斜上方親王的席位。

璟王還沒有到，前世他好像也被什麼事絆住，晚了些時間。

到此時為止，一切都還按著記憶在前行，接下來便是……

挽夏還在細細回憶，皇帝已端起赤金酒杯，朗聲道：「此杯敬鎮國將軍，敬萬萬將士，為我朝鞠躬盡瘁，振我朝威！」

眾臣皆起身雙手托杯，口呼萬歲，齊整的聲音在殿內旋繞，有種動魄的震撼。

凌昊領著妻兒亦站得筆直，高呼萬歲後恭謹道：「蒙受皇恩，此乃微臣本分。」

挽夏的心在此時就提得高高的，接下來皇帝該有一番說詞。

果然，龍顏大悅，皇帝爽朗笑著說：「愛卿常伴朕征戰，救駕多次，便是敬你三杯，你亦受得，何必與朕這般見外，你我情分豈止君臣？」

皇帝正值壯年，龍袍加身又是武將出身，自有威嚴，如今笑呵呵一句「情分豈止君臣」，將他眉宇間的銳利之氣盡散，與凌昊兄弟般相處的情誼顯露。

眾大臣看著，越發對凌家在皇帝心中地位感到心驚，而大膽去窺視聖顏的挽夏，心卻沉了下去。

凌昊心驚不比群臣少，忙連連稱不敢。他時刻告誡自己，如今的皇帝已不再是打赤膊同睡一鋪的兄弟，君臣有別，他必須謹小慎微。他清楚，掌權之人最忌功高蓋主之人，哪怕曾經一同出生入死。

皇帝卻已抬手喝了杯中酒，凌昊也只能被動且不動聲色地托杯一飲而盡。

皇帝笑著讓眾人落坐，視線在凌昊身上轉了轉。

重新坐下的挽夏閉了閉眼，知道皇帝接下來要封賞父親，這是前世凌家劫難的開端。

剛想到此，皇帝的聲音就在大殿中響起——

「鎮國將軍功勳卓卓，論功該加官晉爵，只是鎮國將軍已為一品，因此朕欲欽封鎮國將軍國公爵位，眾愛卿以為呢？」

聽得皇帝說要賜封爵位，挽夏手驟然攥緊，面容保持著平靜，心中卻濤浪翻湧——真的與前世一模一樣！

可前世的父親拒絕了爵位，隨後被派往北平，無召不得回京。

北平，她前世夫君璟王的封地。

當時皇帝應該是惱怒父親的拒絕，可父親不曾想到，正是他被派往北平，她又嫁了璟王，讓皇帝加深了對凌家的猜忌。

前世之事還是按著軌跡在重演，如若父親仍舊拒絕，事情發展定然還是和前世一樣。挽夏有些惶惶不安，不清楚父親接下來的行事，又是否聽進她昨日之言？

日光折射在奉天殿內梁柱的金漆上，碎光灼目，不安中的挽夏緊張地看著父親，而眾臣在片刻安靜後已紛紛附議。

殿裡的大臣哪個不是精於算計，這種時候，誰會找皇帝的不痛快和去樹立一個聖恩正濃的勁敵？

皇帝見眾臣附議，唇邊有笑意，看向凌昊的一雙眸子卻有說不清道不明的情緒——原來凌昊……在朝中還是挺得人心。

凌昊是武將，感官敏銳，察覺到皇帝那瞬間情緒的起伏，想到女兒昨日與自己說的那些話，他心裡咯噔一下，急忙站了出來跪到殿中，朝皇帝磕頭，「皇上隆恩，臣受之有愧，萬不敢當，還望皇上收回旨意。」

他比女兒更明白伴君如伴虎，如今他已手握重權，若再有爵位加身，皇帝現在不忌憚他，不久也會有猜忌，其實這封賞，受與不受都危險，倒不如能推就推了。

挽夏見父親仍舊像前世那樣婉言拒絕，一顆心都快要從喉嚨跳出來，心緒焦慮。

父親這一拒之後會如何？但願她昨日說的父親都聽了進去，只不知那樣出格的事情，自己這個謹慎的爹做不做得出來？

坐在龍椅中的皇帝聽得凌昊婉拒，眯了眯眼，臉上喜色盡散，語氣亦冷了下去。他看著昔日愛將，高位者不容反抗的威嚴壓迫下來，「朕說你當得，你必然當得，你的功績有目共睹，愛卿受之無愧！」

挽夏被皇帝的口氣驚得心焦，滿朝文武皆懼驚瑟瑟，大殿之上霎時陷入寂靜。

皇帝前後態度劇變，跪地叩首的凌昊心中肅然。皇恩果不容推諉，即使他想要凌家遠離這油煎火燎的重恩，他的幼女之言，一點不假！

凌昊感覺到後背衣裳已被冷汗滲濕，想著女兒昨日句句苦勸，深吸口氣，突然朗聲道：「皇上封賞微臣，乃皇恩浩蕩，臣已位居一品再無他想，倒是臣想為女兒求個恩典。臣曾在先皇面

前立誓，只解沙場為國死，何須馬革裹屍還，可臣亦怕真到了那一日，臣年幼的女兒再無人遮風擋雨，要遭人欺凌……」

說著，聲音已啞，再度磕頭，那觸地聲在寂靜的殿堂中迴響，「所以，臣不想要封賞，只想為女兒求個恩典。」

凌昊之言令眾臣震驚詫異，亦有為之動容。

武將的榮譽都是靠命去搏，多少武將滿門忠烈，最後子子孫孫戰死沙場，一門再不復繁興。大殿內又再度陷入一片寂靜，挽夏看著父親心裡百感交集，父親還是聽進去了自己的建議，以退為進。

可一口氣未鬆又再度提起來，她看向龍椅上神色不明的皇帝，暗中祈禱自己摸對了帝王心思，不然這方法只怕會叫凌家處境更艱難。

皇帝聞言則皺了皺眉，盯著凌昊的眼神帶著探究，片刻後雙眼卻是一亮，覺得這主意甚好。身為帝王，他和其他君主一樣，都怕臣子功高蓋主，可凌昊大功，不賞，日後入史冊怕會被後人詬病，如若轉封凌昊之女，一個小姑娘有什麼可功高蓋主的，這恩典他不但要給，還得重封，要更加彰顯皇恩浩蕩，君臣和睦。

皇帝片刻間就算清利弊，十分樂意順水推舟，他臉上又再度露了笑容，朝背後已汗濕的凌昊道：「愛卿先平身，愛卿為朕為國丹心赤忱，朕都明白。其實朕與愛卿一般十分疼愛挽夏，朕早想認了挽夏做義女，不知愛卿意下如何？朕的女兒，朕看誰敢生出欺凌不恭之心！」

認親的話落，滿殿的人心底皆譁然又覺得理所當然。

挽夏聽到皇帝同意的話，終於心下一鬆，忽覺手心傳來刺疼，她這才發現自己在緊張中指甲不知何時摳破掌心，隨之又有些激動。

她要父親以退為進討恩典，不過是用折中的方式向皇帝表忠心，卻不曾想皇帝要認她做義女。她被皇帝認做義女，那麼以後她與太子也好，與璟王也罷，都有名義上的親戚關係，太子該會斷了念想，而她這世不嫁璟王，皇帝也不會再去猜忌爹爹，且有了這層關係，皇帝應該會更信任他們凌家會為君盡忠。

這算是無心插柳柳成蔭嗎？凌家不會再遭前世的劫難了！

挽夏想著，眼睛有些發酸，她總算為凌家出了分力。

沈彥勳聞言卻臉色劇變，詫異看向自家父皇。

父皇認了挽夏為義女，那他呢？他明明告訴過父皇他的心思！他神思茫然起來，難道母后和父皇已經說過什麼？

凌昊此時則徹底鬆口氣，他也沒有想到皇帝居然會認女兒做義女，他本想能得個鄉君一類的封號就夠榮耀了。

他朝女兒看去，女兒正微笑的看向自己，還幼嫩的小臉從容鎮定，並未因突降隆恩顯出失態，讓他欣慰又自責。

女兒在他沒有察覺的時候長大了，還聰慧有加，若不是女兒昨日的利弊分析與苦勸，他定然不會想到皇帝已對凌家產生忌憚，讓女兒為凌家耗費心神去打算，他這爹爹失職啊！

凌昊情緒湧動，如鯁在喉，沉聲叩謝皇恩。

皇帝心情大好，看向還在席位上呆坐著新認的義女，以為她年歲尚小驚嚇著了，遂朗聲道：「挽夏，往後妳就隨著妳的太子哥哥一般喊父皇吧，賜封郡主，封號為溫嫻。」

「父皇」這個稱呼砸得蘇氏母子有些頭暈，聽得賜封，忙站了起來要一同謝恩。

挽夏已落落大方走至殿中，跪在父親身邊，恭敬的給皇帝磕頭換了稱呼。

一直微笑的皇后視線落在挽夏髮頂，又朝臉色發青的兒子看去，唇角翹得越發的高。

這義女在她眼中來看，也是認得極好，省了她許多口舌。

皇帝也是喜歡這個性子爽直的小姑娘，他笑著去打量挽夏，十二歲的年紀面容還有些沒長開的幼嫩，可從精緻的五官上已能依稀看出她長成的風姿。

他本還有其他打算，不過認了義女也不錯，比別的關係更要親近些，也更讓他放心凌昊，先前就屬意凌昊的重任，現在更是一萬個放心交由凌家去辦。

皇帝算是解一憂思，當場要禮部選日子行冊封禮。

殿外，璟王沈滄鈺心情複雜，腳步匆匆的前來，剛到殿門口就聽得群臣恭賀皇帝，恭賀溫嫻郡主云云。

他皺了皺眉，這溫嫻郡主是誰？前世並未聽過此人。

他今日一睜眼發現自己居然回到十八歲還未去封地這年，太后又一早就將他召到了宮中，與他說了許多有關先皇的教誨，直至現在才放他來這慶功宴。

這樣熟悉的經歷讓他從迷幻中恍然，他竟是回到了從前！

怪力亂神的事情他無法解釋，可這無疑讓他心喜，過去這日，太后敲打他後，皇帝就在慶功宴上當朝臣的面讓他去駐守封地……更重要的，還有那個人！

這個時候的她，是才進入初春枝頭上新發的含苞小花，正一點點蛻變，待人守護。

那個鮮活的她，不再只有回憶時才會出現了……

沈滄鈺清冷眼中添了暖色。

內侍遠遠便見芝蘭玉樹的璟王走來，忙開口招呼，沈滄鈺卻連內侍的招呼聲都未完便直接進了殿。

他才跨入殿內，視線就定格在熟悉的纖細身影上——她正立在殿中，沐浴在陽光之下，身上被染了層淡淡的輝華，這一瞬他竟覺得極為不真實，從來淡然不露悲喜的俊顏有了情緒波動。有多少年了……那些她不在身邊的日子，似乎久到他都快要數不清，有多少年她只出現在他記憶中，而不是這般有血有肉的在眼前。

皇帝見著同父異母的弟弟前來，眼底閃過無人能察覺的冷意，面上笑容溫和，「七弟來得正好，朕將將認了位義女。溫嫻，快與妳七皇叔見禮。」

殿中最高處傳來的久違聲音，讓沈滄鈺所有情緒瞬間收斂並突然意識到什麼，視線極快掠過殿中的小姑娘，他加快腳步來到臺階之下，壓住思緒單膝跪下與皇帝行禮。

挽夏立在殿中，安靜看著前世在枕邊相伴近三年的夫君走來。看著他熟悉的臉龐，聞著他走

過身邊時身上那熟悉的熏香，她以為再遇到這樣熟悉的他自己會憤怒，會恨不得上前如前世般給他來一刀，可她卻發現自己心情異常平靜。

怪他涼薄，恨他心狠……那都是前世了。

今世她已經遠離他，今世他會是她名義上的叔父……

挽夏唇邊的笑突然綻放，似迎著風雪亦燦爛的傲梅，杏眼內光華璀璨，最深處隱著銳利鋒芒，待沈滄鈺緩緩起身看向自己時，她笑著朝他鄭重福禮，粉唇輕啟，「溫嫺見過七皇叔。」

這一聲「七皇叔」就如珠落玉盤，清脆的落入沈滄鈺耳中，同時也讓他心湖刮起不平靜風暴的颶風。

他回到當年，她卻喊他……皇叔。

眼前幼嫩的臉龐上笑容明媚，那雙春露般清澈的杏眸更是叫沈滄鈺看得情緒翻湧。

七皇叔？他的妻子、他的王妃，居然喊他皇叔？

沈滄鈺雙眸微微眯起，淡然神色中透出讓人不安的危險，將他本就冷漠的氣質襯得越發如兵刃般刺人。

他凝視挽夏的目光緩緩落到殿中高處，只停留一瞬，就看到對方翹起的嘴角。

前世，皇帝對凌家抱著疑心，將凌昊派到北平，名為共同鎮守，實為監視自己並試探凌家，最後在他未料及的情況下皇帝誅殺凌家父子，以此來向自己發難，可眼下皇帝卻無端認了挽夏為義女，並封郡主。

皇帝……究竟想要做什麼？是哪個環節出了問題導致眼下的局面？

大殿之中，群臣齊聚，眾目睽睽，沈滄鈺兩極起落的情緒在幾息間歸於平靜，起碼面上已不顯山水，他的視線重新落在貪戀的人兒身上，負手而立，輕嗯一聲。

聲音極低，便是挽夏離他這般近都聽得不真切，但她先前感受到了他的怒意，雖然轉瞬即逝，可她太熟悉他，這種熟悉，只是靠近就能清楚懂得他的情緒變化，這種無意識的窺知告訴她，自己曾經有多在意面前這個人。

然而她不再是情竇初開、會因他皺眉就兀自跟著添愁思的少女，她不明白他這種怒意從何而來，但現在她不想也不用去弄清由來了。

挽夏忽略心底那絲酸楚，依舊揚著下巴平靜地與他對視，靜若幽蘭又透出幾分寒梅的傲與冷。

前世父親兄長為他背了逆臣賊子的名聲被誅殺，她如何能再叫凌家重蹈覆轍？今世，凌家不能再有一丁點讓皇帝起疑的舉動。

沈滄鈺與她對視片刻，胸口有些悶疼。

前世她誤以為凌家父子被他利用，憤怒中朝他心口扎下一刀時，眸光與此時看他一樣的清冷。原來，十二歲的凌挽夏，還沒有喜歡上自己……更可笑的是，他們如今又還隔了層莫名的輩分。

咫尺的距離，沈滄鈺恍若與她分處兩極。

皇帝心情極好，笑著讓立在殿中的三人回席，絲竹聲響起，奉天殿內的氣氛就活絡起來。

蘇氏心有餘悸握住回席女兒的手，發現她手心也滲了汗，「妳怎麼就那麼喊了，你們父女真真是要把人的魂都嚇掉！」

娘親低低在耳邊埋怨，挽夏安撫她道：「現在不是有驚無險嗎，女兒沒有忘記在馬車上答應娘親的事。」

蘇氏只能輕輕捏了捏她的手，不再多言。

挽夏剛好瞧見父親側頭用欣慰的目光看她，頓時笑靨如花，梨渦淺淺，凌家總算是避開一遭。

第二章 猜不透的帝王心

君臣把酒言歡，酒過三巡，沈滄鈺正漫不經心地晃動手中金杯，皇帝突然點了他名，讓他動作一頓，清澈的瓊釀在杯中蕩起圈圈漣漪。

他欲起身回話，皇帝卻抬手示意無妨，朗聲道：「七弟已過了十八歲生辰，也是該接手管理封地了。」

挽夏要去夾菜的手停在半空，方才還談笑聲熱鬧的大殿霎時安靜。

她怎麼忘記今日也是皇帝放璟王到封地的日子。

「臣弟願為皇兄效微薄之力，鎮守一方，揚我朝威。」

寂靜間，男子淡然的聲音有著鏗鏘力度。

皇帝哈哈大笑，道一聲「好」，下一刻又猛然轉了話音，「近期你三皇侄那頻頻來報，韃靼蠢蠢欲動，屢次在邊界挑釁。大寧、廣寧有你三皇侄與五皇侄聯防鎮守，朕本該放心，但思及北平如今國兵不足，若是前方真起戰事，萬一大寧、廣寧被破，韃靼便能揮軍南下，何況北平面海，有多方威脅。」

「朕近些日子為此憂慮，恰好凌愛卿大捷而歸，用軍神之猛名使他國聞之瑟抖。七弟你鎮守北平封地亦要增加兵力，朕便調遣凌愛卿同駐守北平，以防韃靼真有圖謀，便是兩國交戰，支援起來亦比由他處調軍更為迅速。」

皇帝此言一出，本是微醺的眾臣霎時酒意褪盡，心情黯然的沈彥勳驟然明白父皇的用意，眼底閃過不敢置信。

父皇對凌家有想法才封挽夏為郡主，這是為凌家去壓制七皇叔的補償嗎？如若這樣，為何不能讓挽夏為他的正妃，那凌家不是更忠君？

然而沈彥勳還是不能完全猜透帝王之心。

挽夏執筆的手微抖，緩了會才將手中銀筷穩穩擱下。

皇帝居然仍要他們凌家去駐守北平！

她恍然明白，前世爹爹派駐北平並不全因推功惹怒聖心，皇帝是一早就存了心思！這般看來，皇帝實則早對凌家忌憚？

凌昊此時的心情不比女兒平靜，皇帝這話像出於家國大義，又有著兄弟情深，完全是站在璟王立場相幫一般，但誰不知道北平眼下只有兩萬兵力，若要增兵再調遣自己過去，分明是要壓制璟王。

再如皇帝所言，邊界有寧王、遼王聯成防線，北平位處在兩方之下，對北平亦是形成另一道防線，如果皇帝只讓自己壓制璟王，如何都無所謂，可萬一皇帝已對凌家忌憚起疑，新增兵力又如何，定然躲不過寧王、遼王兩方圍攻。

凌昊細思恐極，發現自己如何都躲不過帝王權術，如果他今日未聽女兒之言，推功到底，眼

下造成的就是皇帝對凌家忌憚疑心的種子深種，讓他不知是該驚還是該慶幸。

另一邊，眾臣對今日不單純又一波幾折的慶功宴已然有了想法，本來這些事都該在朝上商議，皇帝卻事先提了出來，看來明日的早朝他們要更加謹慎說話才是。

沈滄鈺沉默，桃花眼半斂，眼睫擋住了眸中所有冷色與譏諷。

該來的總還是和前世無二。

他端起酒杯，再抬眼看向皇帝時雙眸已平靜毫無波動，「臣弟一切聽從皇兄安排，為皇兄鞠躬盡瘁，死而後已皆不懼。」言畢，他仰頭一口將杯中酒飲盡，寬袖一抬一落間盡是灑脫。

凌昊更是不得不表態，起身恭敬朝皇帝抱拳作揖。

皇帝笑呵呵攔住他還要再表忠心的話，丟下句「詳細明日早朝再議」，再度舉杯與群臣共飲歡宴，三言兩語便成定局。

挽夏盯著眼前的桌案沉思，再無半點胃口與歡喜。

算來算去，北平還是得去！

如今北平軍權統領屬後軍都督府，就看明日皇帝是給爹爹什麼官職調派……這樣，她才能真正知道皇帝對自家現今究竟是什麼想法。

接下來的舞樂表演，挽夏完全沒有看進去，腦海裡都在梳理前世北平各勢力的複雜關係。

沈滄鈺在喝酒間不經意掃過凌家席位，將挽夏鄭重的神色盡收眼底。

她似乎變得與記憶中不太一樣，是時間過得太久，他對往事模糊了？

再次抬手飲盡杯中酒，他看到不遠處的小姑娘終於不呆坐著，而是用手指沾了茶水輕輕在掌心打轉，旋即又舉箸夾了顆杏仁放入嘴中，她右邊臉頰便鼓起小小的包，這是將杏仁含在了嘴裡。

沈滄鈺看著，嘴角有著外人不察的弧度——她還是有著喜歡含堅果杏仁類吃食的習慣。

記得在北平，他到凌府就總是見她腮邊鼓起小包，坐在秋千上搖晃，她見到他時，就會慌亂得紅了臉，忙將嘴裡含的東西嚥下，可自打嫁他成為王妃後，她卻不再吃這些了。

沈滄鈺收回視線，亦夾了顆杏仁放入嘴中，細細的嚼著。

北平，是他宿命之地，而她……

既然他又回到這個時候了，她是什麼身分，現在有無喜歡他，又有什麼關係。

沈滄鈺想著，目光又在對桌太子身上打了個轉，見他正遮遮掩掩留意挽夏的舉動，心下冷笑，突然就迫切地想回到那只有兩人的北平去。

宮宴結束時，斜月當空，夜風有些涼，蘇氏將女兒身上的斗篷緊了緊，只露出一張小臉來。

凌昊與兒子並肩，凌景燁回想著今日宴會上的樁樁件件，被風一吹才驚覺全身都汗濕了。

凌昊伸手拍了拍兒子的肩膀，低聲道：「回去再說，牽好你妹妹。」

凌景燁點頭，轉身將妹妹護在身邊，一家人急急往宮門走去。

而沈滄鈺早已上了馬車，修長的手指將簾子撩了條縫，見著夜色中那抹嬌小的身影被護上馬

車，才抬手敲了敲車壁。

車外聽到動靜的小內侍忙上前問道：「王爺？」

「你先回王府，準備一份厚禮送到凌家去，說是本王給……皇侄女的見面禮，將本王書房多寶榻上第三排靠左的紅色錦盒也一併送去。」

小內侍怔了怔，旋即應聲牽了馬快速離去。

一直守在側邊的護衛見自家王爺還撩著簾子，不由得走近低聲道：「王爺，您這就送禮到凌府……」

皇帝今兒才認了凌家女為義女，又是要派凌昊到北平監視王爺的……怎麼看此舉都會惹皇帝猜疑。

屬下的擔憂沈滄鈺自然是知道的，他將簾子放下，平靜的話隔著簾子透了出來，「無妨，疑鄰盜斧之人，你怎麼做都是一樣的，或許還能幫凌家一把。」

他已經知道皇帝認挽夏為義女的經過，雖然這事會給他以後添點麻煩，但不得不說耿直的凌昊今世表現很明智，如今情況於凌家來說是有利的。

以前他沒守好凌家，如今幫一把更是應該，反正他就沒懼過皇帝，不在乎他對自己的疑慮多一點還是少一點。

護衛沉思片刻，讓車夫趕車出了宮門，往璟王府而去。

另一邊，挽夏靠著迎枕，整個人都放鬆下來，這才覺得手心還在陣陣刺疼，藉著昏黃的燭光，她看到用茶水簡單清洗過的傷處紅腫一圈，她竟把自己摳得這樣狠，都露出白肉了。

蘇氏見她看著手掌發呆，想湊上前，她已先握起了拳頭往娘親的身上靠。「娘，我有些累。」見女兒眉宇間有著疲色，蘇氏心疼的將她攬到了懷裡。

想想也是，她一個大人面對今日種種都心驚膽顫，更別提女兒了，女兒肯定也被嚇到，只是強忍著吧。

「那妳小睡會，到家了娘親喊妳。」

挽夏確實是有些耗心神，聽著娘親溫柔的聲音，便閉了眼。

待回到凌府，挽夏是在父親背上醒來的，二哥還將斗篷給了她，並在邊上給她遮著風。

對上二哥寵溺的眼神，她笑了笑，繼續趴在父親的背上，嬌嬌的道：「爹爹，您走慢些，顛。」

凌昊聽著哈哈笑了起來，蘇氏也笑著打趣她，那麼大個姑娘家被背著不是先害臊，居然還嫌顛，那麼嬌氣。

挽夏卻是一臉滿足，爹爹這樣背著她令她十分懷念，就像回到小時候無憂無慮的日子。

然而原本要回院子的眾人在半途被凌老太太派人喊了過去，說璟王送了東西來，是給挽夏的見面禮，其中有一樣還特意交代要挽夏親自過目，如今正擱在福康院裡。

凌昊吃了一驚，他們才回到府裡，璟王卻已給女兒送了見面禮來，動作也太快了吧……

挽夏原本笑著的小臉霎時就冷了下去。

沈滄鉦這是要做什麼，急巴巴給她送見面禮，還要她親自過目，是怕皇帝不緊盯著凌家嗎？一行人轉道往凌老太太的福康院行去。

福康院燈火通明，眾人在通報中進了屋。

正堂雕福壽無雙的花梨木羅漢榻上，一位戴嵌了貓眼石銀紅色抹額的老太太笑吟吟坐在其中，將她蒼老的面容襯得紅光滿面。

凌老太太娘家姓程，並不是挽夏的親祖母，而是她親祖母隔了兩房的堂妹，挽夏祖父的續弦。挽夏親祖母去世時，凌昊只有兩歲，凌老太爺選擇娶小程氏也有要照顧長子的意思。

小程氏進門不久後便有了身孕，生下凌府的二老爺凌睿，也就是挽夏的二叔，娶武安侯的庶妹李氏為妻。

此外，小程氏還育有一女，在李氏的牽線下嫁給了武安侯做填房，凌家二房兄妹一娶一嫁，都和武安侯府沾得牢牢的。

長房一家對小程氏都很敬重，畢竟凌昊七歲前都是小程氏在照顧，凌家兩兄弟亦是兄友弟恭。

「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？快與我說說。」凌老太太見長房一家前來，連忙擺手不讓行禮，要聽解釋，「我聽到送禮的人說給溫嫺郡主，還以為是送錯地方了！」

凌昊還是朝她行禮，直起身後才將事情說明白。

聽著個中波折，凌老太太神色時喜時憂，她聽明白了皇帝對凌家的心思。

「這樣說來，不久後你就得到北平？」凌老太太喜意減半，盯著凌昊道。

凌昊回道：「是的，只等皇上定下日期。」

凌老太太看著他就有些出神，心中想到了親兒子，可再看到長房一家人面上喜色不顯的模樣，特別是剛封郡主的孫女連絲笑容都沒有，她立刻將到嘴的話嚥了下去，改而道：「瞧瞧我，你們進宮又有這許多波折，定然是累壞了，卻還拉著說個不停。」

她笑著朝眾人揮手，「快先回去歇著吧，老大媳婦，妳將禮單和東西一併帶回去。」

眾人確實都有些疲憊，便順勢告退。

挽夏回到自己院子，想到今日以為表了忠心就可以躲過去北平一事，哪知皇帝早有打算，願望落空使她心悶不已，又被沈滄鉦送禮一事刺得更是不舒服。

沐浴過後，她準備早些歇下，她娘親屋裡的大丫鬟芷姝卻捧著一堆錦盒前來。

芷姝笑著朝她福身，「小姐，夫人已經將禮收好了，將小件的東西還有璟王爺特意交代的錦盒先給您送了過來。」

聽到「特意交代」四字她眉心一跳，不動聲色讓將東西放下，心想究竟是什麼東西沈滄鉦還得巴巴交代？

待人離開後她才氣惱的抓過那金線繡紋的紅色錦盒，準備看一眼就丟邊邊去，可打開來，她手卻突然頓住。

裡邊裝著的是個銀燒藍累絲小圓盒，這種圓盒她很熟悉，取了出來打開，果然見裡邊還嵌了白瓷，她不由得晃神。

前世，她屋裡也總備著這個……

挽夏視線凝在嵌了白瓷的小圓盒上，白瓷中盛著近乎透明的膏體，能清楚看到綻放在瓷盒底

部的牡丹，華麗的花瓣配著碧葉，像隔水看花，有種朦朧迷離的美。

這是外邦進貢的雪蓮凝膏，有癒合傷口去疤美肌的功效。

她緩緩伸手用指尖沾了一些，往掌心上還紅腫的傷處抹勻，清涼感便從手心蔓延。

挽夏喜歡騎馬、練箭，勒韁繩勾弓弦，防護再好雙手少不得還是會受傷，長年累月下來指間便有繭與疤痕。

她與沈滄鈺訂親後，他問過她手上的疤痕由來，就拿了這東西叫丫鬟每日給她塗抹，倒是極有效用。

這是挺珍貴的東西，一年進貢也不過十餘盒，他怎麼會將這個當見面禮送了過來？

挽夏眸光微幽，將手攥緊，掌心間的涼意久久不散。

他是發現她手傷著了？

不過這猜想也只是一閃而過，挽夏自嘲的笑了笑，神色淡了下去。

這東西珍貴，勳貴中誰不知曉，姑娘家哪個不稀罕，她剛被皇帝認做義女，他將凝膏當見面禮送來也正常。

將凝膏蓋上再放回盒子裡，挽夏朝身邊的大丫鬟梨香道：「全堆到小庫裡吧。」

梨香一直是她身邊得力的，忠心耿耿又極通透伶俐，見她面色不豫，俐落將東西拿走。

挽夏繞過圍屏朝床邊走去，脫了外裳鑽入錦被中，閉上眼，沈滄鈺今日見到她時眸光帶厲的瞬間在腦海裡怎麼也揮之不去。

她又翻了個身，止不住去猜測緣由，直至梨香再回屋，抱了被子鋪在拔步床地坪上吹熄燈，她仍一無所獲才真正睡下。

京城大街小巷中響起二更的更鼓聲，宮中，皇帝還在對燭批閱奏摺。

太監總管汪福從外邊進來稟道：「皇上，璟王給凌府送了東西去，是給溫嫻郡主的見面禮。」說著，他雙手將一方清單遞上前。

皇帝擱下御筆接過，略看了眼，「禮挺重的，有給朕這皇兄面子，就是急迫了些。」

汪福偷偷抬了眼皮窺視聖顏，見皇帝似笑非笑的樣子，知道此刻說什麼都不合適，遂又垂下眼。

將清單隨意丟到桌面上，皇帝自言自語道：「不過也是這急迫顯出凌昊的立場來了，朕這義女認得是時候，若不然我那皇弟就該更有想法才是，就是怕太子要覺得我這父皇言而無信。」

汪福的眼珠轉了一圈，依舊沉默，只當自己什麼也沒聽見。

皇帝此時再度執筆揮毫，將猶豫半晚上的官職空缺處補上名字。

第三章 惹人嫌的二孀娘

清晨朝露未散，挽夏的初馨院中已傳來接連的破空聲，只見一身素衣的她立於晨光下，身姿筆直眸光銳利，手中長弓被拉成半月狀，她在衣袂翻飛中驟然鬆手，羽箭尖端閃爍著寒芒精準沒入草靶紅心。

看著箭尾還在劇烈顫動的挽夏呼出口氣，將長弓遞給身邊的梨香。

梨香接過長弓，「小姐今兒可是拉弓四斗，老爺知道了定然會很高興。」

另一個大丫鬟桃香忙用帕子給挽夏擦汗，跟著附和道：「小姐進步神速。」

挽夏卻沒什麼高興的，前世她能將這一石弓拉滿的，到底還是吃了年歲的虧，回到十二歲，拉開四斗力已是極限，一次極限的拉弓就讓她指關節隱隱作疼。

見挽夏沒有說話，兩丫鬟對視一眼，默默收拾東西跟著她進了屋。

梨香很擔憂，小姐這幾天似乎不太愛說話，沒有往日活潑了，有時看人也極嚴肅。

桃香比較粗枝大葉，並不覺得自家小姐有什麼不對，仍樂呵呵地吩咐小丫鬟打熱水，取衣裳。重新淨面梳妝，挽夏換了身碧色衣裙，裙襬繡有蘭草，行走間身姿似初春剛抽芽的柳枝柔軟婀娜。

這個時辰，凌家人都會在凌老太太的福康院，而等挽夏到福康院的時候，裡邊已有著說話聲。院子裡的丫鬟紛紛朝她行禮，她領首後看了眼牆角探出來的梨花，團團似雪，以往她還會折兩枝插瓶，現在看著倒沒覺得好，許是心態不一樣了吧……

踏入屋裡，她娘親笑吟吟的說著什麼，凌老太太也笑容滿面。

「給祖母請安。」挽夏給凌老太太福禮。

在凌老太太笑吟吟應聲後，她再看向娘親下首梳元寶髻，著大紅纏枝紋褂子的婦人。

那婦人是她二叔的嫡妻李氏，武安侯的庶妹，育有兩女一子。

挽夏再朝她見禮，喊二孀娘。

李氏臉上笑開了花，「哎喲，挽挽來了，不對，應該喊溫嫺郡主。論理，我可不敢受妳的禮了！」

雖說凌家這輩的女孩名字中都有挽字，但說到挽挽，那定是指挽夏無疑。

李氏長了張和氣的圓臉，此刻鳳眉半眯著，顯出來的卻不是和氣，倒是與說話的語氣一樣陰陽怪氣，讓人覺得不舒服。

挽夏懶懶看了她一眼未應聲，又聽得一句怪裡怪氣的話——

「三妹妹，妳可厲害了，進宮一趟就成了郡主，還認了皇上當義父。」

挽夏抬眼瞥向李氏下首的兩位姑娘家，說話的是她二堂姊，李氏的雙生女兒之一，名喚挽靜。

凌挽寧、凌挽靜姊妹倆是雙生子，凌挽靜為幼，兩人長得幾乎一摸一樣，柳眉鳳眼，才十三歲就顯出別家姑娘沒有的清麗。

挽夏看著這對堂姊，想到前世她們莫名反目，而後還相互設計，闖下的鬧劇人盡皆知，最後祖母為了姊妹倆的名聲著想，只能忍痛將她們遠嫁了。

她到現在也沒有想明白當年兩人反目的原因是什麼，不過眼下姊妹倆共同喜歡著一個男子她卻是知道的。

凌挽寧窺見堂妹神色不明，連忙朝妹妹斥道：「挽靜妳不會說話就閉嘴！」

被姊姊不給情面斥責，凌挽靜卻不覺自己有錯，氣得瞪圓了眼，認為雙生姊姊總是處處針對自己，非要顯出為長的樣子來。

李氏聞言似笑非笑地看著小女兒道：「妳姊姊說得對，妳就是進宮一百次，也沒有這福氣，妳爹爹可也求不來這恩典的。」

挽夏不過是問個安，二房母女就沒個消停，正和大兒媳說話的凌老太太聽得動靜直皺眉，蘇氏亦側頭看向妯娌，溫婉的面容上笑意淡了下去。

挽夏也覺得二房母女話說的一句比一句不中聽，她慢悠悠轉身坐到李氏對面的太師椅中，語氣不鹹不淡，「二孀娘說得極是，可不就是這個理。」

她素來不喜歡態度總陰陽怪氣的李氏，何況李氏暗地裡還看不起自己出身商賈的娘親，娘親再是商賈出身，蘇家在戰亂時可沒少給國家貢獻錢財，如今蘇家已是眾商賈之首，得先皇御賜親筆所書的「大義」二字。

但李氏只是武安侯府庶出的女兒，就是牽線叫她姑姑嫁過去當武安侯的填房，他們二房也沒有讓凌家因此富貴或顯赫，且凌家今日的地位都是她祖父和父親拚回來的，李氏天天傲個什麼勁？

自重生後，她越來越厭惡李氏，得失心重眼界又太低，全圍著雞毛蒜皮的事斤斤計較，沒得讓兩房無端生罅隙。前世也是因著李氏，她父親才與二叔關係漸淡。

李氏被挽夏雲淡風輕的一句話噎著了，且挽夏坐的那個位子是她兒子慣常坐的，這不就是真拿了郡主身分在壓自己耀武揚威？

挽夏刺了李氏一句還覺得不舒爽，又朝她微笑說：「若是二孀娘當初不攔著叔父跟爹爹到寧夏，或許也能立了功，為堂姊們討個什麼恩典。」言畢，如願的看到李氏臉色變得鐵青。

平時她還真不想與這婦人多費口舌，只是她今兒心情實在不好，父親在朝堂中還不知是什麼情況，凌家正處危難關頭，李氏還犯嘴欠的病。

見好好的喜事倒出了火藥味，凌老太太瞥了眼親兒媳，與挽夏慈祥說道：「妳二孀娘就是個不會說話的，挽挽別往心裡去。是妳爹爹疼妳。我們凌家已是聖恩隆寵、風頭浪尖的，妳爹爹的考慮很妥當。」

挽夏聽著繼祖母這番話，心裡總算是舒服了些，也好在凌家說得上話的人都是明白人，她笑了笑也就當這事過了。

李氏臉上一陣青一陣白的發燙著，心間全是羞辱感，婆母竟為了個小輩斥她！

凌老太太卻不管這許多，繼續與大兒媳說話，「聖上既然有意要派老大到北平去，你們是什麼打算？五城兵馬司的缺可不好等，老二這邊也是不上不下的。」

原本寧夏發生戰亂時，凌昊就想順帶拉弟弟一把，在戰場上立些功勳回來，可李氏拉住丈夫哭哭啼啼的不讓去，凌老太太也心疼親兒子，又想到女婿武安侯在五城兵馬司，就打算用關係謀那邊的職務，寧夏一事就此算了。

可半年過去，女婿那邊一點動靜也沒有，現在老大又要離京，兒子這差使怕更懸乎了。

蘇氏聞言只是笑，「夫君去哪兒，兒媳自當是要跟著好好照顧，何況這不是短時間。至於小叔那，朝政上的事兒媳不太懂，也實在沒有什麼建議。」

「娘，夫君如今在京中當差不也挺好，再等等就是。」氣悶的李氏聽得婆母的話眉心一跳，這話裡的意思是想叫夫君跟著大伯子？

凌老太太又瞥了她一眼，李氏悻悻閉嘴，心裡很不安。

「我也不太懂這些的，等老大下朝回來再說吧。」

凌老太太眸光淡淡的說完，外邊便響起丫鬟們問安的聲音，是凌家幾位少爺來了。

帶頭進來的是位十七、八歲滿身書卷氣的少年，見人先笑，謙和有禮。凌景燁緊跟著進來，後邊還有兩位十歲出頭的半大哥兒。

四人分別見禮，謙和的少年又朝挽夏道：「妹妹大喜。」

「大哥同喜。」挽夏起身笑著說，看到少年一怔又道：「大哥可是成了郡主兄長呢。」

少年旋即笑了起來，凌景燁在邊上也搖頭失笑，嫡妹總是古靈精怪的讓人心頭歡喜。

挽夏喊大哥的少年名喚凌景麒，其實是凌家旁支血脈，她的堂哥。

當年，凌昊與蘇氏剛成親不久便又跟著先皇征戰，那一次極其凶險，先皇被圍困，前線也傳來凌昊為護先皇失蹤的消息，後來先皇脫困，凌昊卻沒有回來，大家都以為他戰死沙場。

於是在凌老太爺的安排下，便將出身沒落旁支三歲的凌景麒過繼到了凌昊名下，成了凌家嫡支長房的長子，哪知後來凌昊用計死裡逃生，並破了敵方一城安然從戰場回來，可過繼之事已改族譜作了數，凌景麒便也在凌家長房繼續擔著長子的位置。

後來蘇氏生了凌景燁，凌景麒雖為長子，身分在凌家卻挺尷尬的，可蘇氏將他視為己出，從未與凌景燁有過不同待遇，凌景麒感激之餘在凌府也越發低調，並不想靠凌昊的封蔭，他奮發苦讀，想走科舉的路子出頭。

而挽夏兄妹亦將過繼的凌景麒當嫡親的兄長，兄妹間很是和睦。

李氏拉過自家兒子，冷眼看著其樂融融的長房幾人心間腹誹——凌景麒算長房兄妹哪門子正經的大哥？天天跟嫡兄妹一樣那般親暱，真是看不慣長房一家的虛偽，與蘇氏那商家女一樣都精於算計！

長房兄妹湊在一塊說了幾句，丫鬟過來稟報已擺好飯，眾人隨著凌老太太移步到西次間用早飯。

「麒兒昨夜可又是用功到很晚？」蘇氏讓丫鬟給他端了天麻鴿子湯，「秋闈在明年，不要太緊張，身子可不禁不起這樣日夜的熬。」

凌景麒忙謝過，「謝母親關心，兒子知道的。」

「你還是多聽聽你母親的，該用功時用功，該歇息時也不能含糊。」凌老太太抿了口燕窩粥，也勸道。

凌景麒又恭敬應是，挽夏夾了水晶蝦餃放他碗裡，又給凌景燁與二房的兩個堂弟各夾一個。李氏看著兒子與庶子笑咪咪道謝，心裡就燒起無名火。

蘇氏這商家女會演戲，她女兒也會演，什麼好名聲都給母女倆占了，簡直能寫一本母慈子孝、兄妹恭和的本子開鑼唱大戲，若蘇氏真有那麼賢慧，大伯子身邊又如何連個通房都沒有！

李氏看看長房，再看看處處搶庶子前頭夾糕點的兒子，覺得和睦的長房一家刺眼不已。

在厭煩中，李氏視線不經意落在凌景麒身上，突然想起前幾天她撞見的事來，心眼一轉唇邊就勾了抹冷笑。

她怎麼就把那件事忘記了，蘇氏不是想博賢名嘛，若是那件事被傳揚出去，不知道蘇氏苦心經營的名聲還剩多少？

凌挽寧、凌挽靜一對姊妹花只顧吃自己的，完全沒發現自家娘親兀自將對長房的怨懟化為一

齣算計。

看似默默用飯的凌景麒卻將李氏的怨恨表情看在眼中，他繼續不動聲色的用飯，他知道自己的身分尷尬，所以在凌家一直都小心謹慎，可有些人即便不得罪亦是會被其所厭惡。

只怕這種情況得等他出人頭地後才會有所改變吧，就像父親一樣，成為強者才会有地位與話語權。凌景麒想著，溫和的眼眸中閃過決然。

此時，他察覺李氏視線還落在自己身上，一抬眼，看到她唇邊轉瞬即逝的冷笑，他眼皮莫名一跳。

等凌家眾人用過早飯，卻有意外的客人上門——丫鬟稟報姑奶奶與武安侯世子已到垂花門。聽得女兒帶著她繼子回來，凌老太太懶懶的神色瞬間亮了起來，連說三個「快請」。

凌景麒與凌景燁相視一眼站起身要出去相迎，倒是挽夏仍四平八穩的坐在椅子中，瞥了眼對面雙眸也為之一亮的姊妹花，又低頭百無聊賴地看修剪得整齊的指甲。

李靳修怎麼來了？算起來她也挺久沒有見著他了，只是每回見他必然要發生些什麼，也許她回避著的好？

挽夏才喝了半盞茶，婦人樂呵呵的笑聲就從窗外傳來，她透過開著的窗扇往外看，她的姑姑凌如萱與有層表哥關係的李靳修正從廊下經過。

「娘，女兒回來看您了，您老人家近來身體可好？」

凌如萱笑吟吟跨過門檻，與凌老太太近似的面容妝容精緻，頭上簪著赤金鑲寶鳳尾簪，顯得雍容華貴。

凌老太太笑出聲，朝女兒伸了手，「好好，今兒是什麼風把妳給吹回來了？」

凌如萱上前牽住老母親的手，順勢坐到雕福壽無雙的花梨木羅漢榻上，嗔著埋怨道：「您這話說的，讓女兒赤誠的孝心就叫風給吹走了！」

凌老太太作勢打她，她不懼還伸過臉去，母女倆把滿屋人都逗笑了。

「給老太太請安。」待眾人笑聲收了，溫潤貴氣的李靳修朝凌老太太作揖。

女兒的繼子對自己恭敬有禮，凌老太太笑得滿臉褶子要他坐，「叫世子爺見笑，快不必多禮。」

李靳修直起身後也不客氣，徑直坐到了挽夏上首。

挽夏往旁邊挪了挪身子，對這表哥神色疏離，凌挽寧姊妹的視線卻是從李靳修進門後就只落在他身上，兩雙鳳眸閃閃發亮。

凌挽靜此時站了起來，又理了理衣裙，小臉紅紅的上前嬌聲朝他行禮，「挽靜見過表哥。」

李靳修抬頭溫和笑著，一雙星目光華流轉，讓那張俊俏的臉顯得越發奪人視線。

「許久不見靜表妹，又漂亮了許多。」

聽到誇讚，本就紅霞覆面的凌挽靜霎時又添了嬌羞，低著頭直抵嘴笑的回到位上，看到姊姊投來帶著涼意的視線，還挑釁似的抬了抬下巴。

每當某人出現就會一成不變上演的情形，挽夏覺得實在無趣得緊。

李靳修這面上溫和的妖孽可不是善類，對誰都無情似有情，他前世為了躲熱情的堂姊們就沒少坑她，怎麼她堂姊就看不透他的本性呢？

不過他那麼會藏，人前人後各一套，別人看不清也情有可原，這也是挽夏對他這種人頗無力之處。

她並不想多待，起身歉意的向長輩請示，「祖母、娘親，我昨夜沒睡好，可以先回去嗎？」

凌老太太正想准了，凌如萱先笑著道：「姑姑才回來，妳倒是要躲，今兒世子爺也來了，你們幾個兄妹總得替姑姑好好招待著才對。」

挽夏張了張嘴想再拒絕，只聽李靳修說——

「母親說得極是，難道夏表妹怕表哥我來道喜是要讓妳做東，想躲那點席面錢？」

原來是聽說了她要被封郡主的事。

挽夏朝他扯了扯嘴角，「世子爺知道我窮就別難為人了。」

「那便由我做東，算是給表妹賀喜如何？東城新開了一間酒家，味道還不錯。」李靳修絲毫不介意她冷淡的態度，溫和又體貼。

挽夏警惕看著他，正欲拒絕，凌老太太卻一錘定音的道：「哪能讓世子爺做東，你表妹是與你開玩笑的，我看你們兄妹幾個也許久沒上街了，出府去轉轉吧，也好叫我和你們姑姑說些體己話。」

長輩都將話說到這分上了，挽夏只能憋屈應下，可身後有三道視線刺得她如芒刺在背，令她頭疼不已。

果然這人一來就沒什麼好事，又讓她莫名的叫二房母女在心中記一筆，她真是謝謝他哦。

凌景麒兄弟看出妹妹的不樂意，也只能在心裡無奈，他們也想不明白為何妹妹對李家表哥總是避之不及，從不喊表哥，生分得緊。

在場的當是二房兄弟最開心，迫不急待叫上人帶他們回房換衣裳。

眾人相約垂花門見，挽夏在屋裡不急不緩的梳妝，等從遊廊慢吞吞轉到相約地時，眾人都齊聚在那了。

她在人堆中一眼就先看見分別穿著粉綠粉藍衣裙的凌挽寧姊妹，兩人肌膚塞雪、身姿纖細，如初發的鮮花般嬌嫩動人。

再有便是頭束玉冠的李靳修。

十五歲的少年身姿頎長，俊秀的眉宇間總是柔和似溫潤暖玉，又是一身貴氣，實在是引人注意。

李靳修見著小姑娘遙遙走來，看到她的視線很快掠過自己，不由得低笑。

凌挽夏是凌家最好玩的人，他第一次見她時她還是小小的粉團子，約莫四五歲的樣子。那時自己也小，最是調皮的時候，就捉了蟲子嚇她，她卻面不改色丟腳下踩死，倒是另外兩個雙生表妹嚇得直哭，後來……他就發現凌挽夏老避著他了。

可她越是這樣，他就越想去逗她，她氣極的樣子挺好看的，其實現在也已經長得很好看了。嬌嬌小小的人兒五官精緻得像瓷娃娃，杏眸顧盼間潑灑生輝，許是跟爹爹與兄長們學習馬術箭術的原因，眉宇間隱有英氣，襯得她有股傲梅的韌勁與氣勢。

是真與別的小姑娘太不一樣。

眾人分別上了三輛馬車，挽夏與兄長們一起，李靳修自己上了侯府的馬車，二房姊妹有些失望的牽了弟弟乘坐另一輛。

小輩們在侍衛護衛中出了府，蘇氏藉口要見管事識趣離開福康院，只留凌老太太與女兒、親兒媳說話。

「今兒妳又是哪門子不對，妳再有個幾次，叫妳大嫂怎麼想妳？」凌老太太極不滿的數落兒媳。

李氏委屈的道：「媳婦本來就沒有說錯，大伯子居然推了爵位給女兒求恩典，女兒家是要嫁出去的！」

凌老太太瞪眼，「就是長房得了爵位，妳也得泛酸，早知今日何必當初，睿兒要去寧夏時妳攔他幹什麼？」

婆母是怪她擋了夫君前途？李氏更氣不過了，當初她攔人時明明婆母是默認的，可她不敢頂嘴，只得暗咬牙忍住。

凌老太太恨鐵不成鋼的看她一眼，轉而與女兒道：「妳二哥進兵馬司的事怎麼樣了，侯爺有沒有個說法？」

凌如萱只當沒聽到婆媳間的對話，她今日過來一是想探長房侄女封郡主的事，二來也是為了二哥前程。

於是就說道：「娘，此事怕是有些棘手，這些年皇上封賞不少有功之臣，兵馬司裡哪個不是要職，許多人都等著且盯得緊，侯爺想關照也無從下手，如今就連世子爺都還沒擠進去。」

聞言，凌老太太眸光就暗了不少，為親兒子的前途憂心。

見小姑子提起李靳修，李氏眼珠子一轉，問：「世子爺如今也十六了，侯爺可提過說親的事？」

聞言，凌如萱看李氏的目光就多了絲諷意，「侯爺從來不與我說世子爺的事。」

李氏的心思她看得明白，不外乎是想將女兒再嫁進侯府，可她也不想想彼此的身分配不配。她知道丈夫從沒將她們凌家二房看在眼裡，何況李氏將一雙女兒教得都成什麼樣子，見到自己的繼子眼珠子就黏上頭了，哪有一點兒姑娘家的矜持！

庶出果然還是差了些的，瞧瞧人家長房教出來的女兒的氣度風姿，都是她那繼子硬貼上前。雖不知道自己這個繼子心思到底如何，但如若她是武安侯，也定然不會叫兒子再娶了自家庶妹的女兒。

不是凌如萱胳膊往外拐，她心裡也是感激嫂嫂牽線讓她成了侯爺夫人，但高門大戶出身的嫂子居然處處被商賈出身的蘇氏壓一頭，可見是個沒用的，娘親原本還想給二哥添助力，哪知求來一個這麼蠢的高門庶女！

小姑子擺出一副不管事的樣子，李氏氣絕又無法，視線一轉，到了她小腹上。「妳如今還沒有消息？」都嫁到侯府十年了吧？

李氏真是哪壺不開提哪壺，凌如萱臉色瞬間就變得極難看，她在嫁給武安侯第二年懷過身孕，但被一個姨娘算計流產後，再也沒有懷上過。

凌老太太聞言眸光也跟著銳利起來，見女兒連手都在發抖，心下對李氏越發不滿，冷冷地說：

「妳回屋去吧，我與如萱再說說話。」

婆母不帶溫度的聲音傳來，李氏才恍然自己說錯了話，有心要補救。可接觸到婆母凌厲的眼神嚇得直縮脖子，只得起身朝她福禮，心驚著退了出去。

「妳還是再好好地查查那些姨娘，上回我送過去那個會些岐黃之術的婆子也沒有發現？」讓人心煩的二兒媳走了，凌老太太就開始擔憂女兒。

凌如萱眼眶都紅了，「沒有查出來問題，而且後院根本也沒有姨娘再有身孕。」

凌老太太只能歎氣，語重心長地道：「沒查出來不代表太平，以前我也對付過兩個姨娘，我是知道的，不然如今不但有繼子還得再有庶子……妳二哥的事妳也別問侯爺了，還是想辦法多留侯爺在屋裡為是。」

老母親不想讓自己在侯爺面前難做，凌如萱很感激，可想到二哥還是覺得虧欠。

「娘，大哥要到北平，肯定是舉家去的。我再不替二哥問問，二哥留在京城又少了大哥幫襯，如何是好？」

凌老太太露出疲色，揉了揉眉心，萬般無奈，「且等妳大哥下朝回來吧，我總是要讓他給弟弟謀條出路……」

凌如萱聞言心下一凜，沉默著點頭。

娘親自出馬，不管大哥願不願，怕都得幫著想辦法。

第四章 壞心腸的李靳修

朝堂上，皇帝威嚴坐在龍椅中，太監正在宣旨。

凌昊跪在大殿中央接旨，他頭戴七梁冠，身穿緋袍，便是跪著依舊有著大將沉穩如山的氣勢。皇帝在早朝時象徵性的與大臣商議凌昊調往北平的事宜，隨後便叫太監宣讀聖旨，任命凌昊為後軍都督府右都督，在北平長駐管理北平兵衛，並特賜蟒服。

右都督一職不過是委派外加職銜，權力不及直接掌管部門事務的左都督，可皇帝再賜蟒服，這種榮譽又蓋過了職銜大小。

大臣們對皇帝心思越發摸不清了。

凌昊神色淡然的三呼萬歲接旨，沈滄鈺垂眸不知在思考什麼，皇帝又直接向朝臣宣佈璟王到封地駐守之事，定下四月二十這個離京的日子。

沈滄鈺早有準備，出列領命。

散朝後，皇帝又留了凌昊與沈滄鈺，在御書房與兩人說話。

「愛卿此行該是攜家眷遷居？」皇帝大刀闊斧的坐下。

凌昊未曾想皇帝留他是問家事，凝神回答，「回皇上，臣此去是長駐，是會帶妻女上任。」

皇帝點點頭，「朕將將認了溫嫻做義女，就要分別，倒是極不捨……」

聽得皇帝此話，凌昊心頭一跳，喝茶的沈滄鈺托碗的動作亦頓了頓。

「不過也不能叫你們父女分離，過去你為國四處征戰，與家人聚少離多，該是好好相聚彌補些才是。」

聽得皇帝停頓前後的兩段話，凌昊都要被他嚇出汗來，以為他真對自己生疑到要扣留妻女在京中的地步了，他定了定神恭敬應是。

視線掃過淡然喝茶的弟弟，皇帝又笑著對凌昊道：「愛卿要領軍先行出發，家眷跟著不甚方便，七弟也是去北平的，溫嫺與你妻兒便跟著七弟同行吧，路上也有個照應，朕也會派錦衣衛一路護送。」

「這……會不會太勞煩七王爺了？」凌昊遲疑。

沈滄鈺第一次看皇兄那麼順眼，擱下茶表態，「凌大人客氣了，都是一路，並沒有什麼勞煩不勞煩的。」

「七弟所言極是，溫嫺還得喊七弟皇叔，長輩照看晚輩再正常不過。」皇帝點頭。

可凌昊聽這話卻極為不對勁，下一刻便明白皇帝這又是變相刺探自己的立場，就不再推辭，只想著回去要告訴妻兒，北平之行中儘量與璟王保持距離，錦衣衛也是變相的監視。

沈滄鈺神色依舊淡淡的，手中似無意識把玩著腰間雕龍的玉佩，嘴裡附和了皇帝兩句。

末了皇帝便又委派沈滄鈺事宜，要他明早去凌府宣讀皇帝認挽夏為義女並冊封郡主的旨意，再接了挽夏到宮裡擺認親宴。

凌昊做出誠惶誠恐之態，皇帝卻笑得很開心，只道：「你們本就是兄弟般的情誼，如今也算名副其實了。」

凌昊聞言受寵若驚到額間直冒汗。

聽完皇帝吩咐，兩人前後告退。

轉身出了御書房，沈滄鈺立在殿外遙望遠方越漸深暗的宮殿，腦海裡都是皇帝左一個皇叔右一個長輩的暗示，他清冷的桃花眼中倒映著深宮，似一幅渲染的水墨畫，隨即眉眼漸冷閃過一抹譏諷之色，抬步往宮門走去。

就在他抬步間，腰間龍佩發出清脆的啪一聲，竟是碎成兩塊墜落在地。

他的內侍王培嚇一跳，忙蹲下身拾起玉佩，見斷裂處齊整得像是外力所致，有些奇怪。

沈滄鈺已將垂佩的絡子自腰間摘下，隨手一揚，絡子落地，王培緊跟上前再度彎腰拾起，頭皮有些發麻。

他方才抬眼看到自家王爺神色極冷，這是王爺極生氣才會有的神色。

方才裡邊發生了什麼，玉佩是王爺捏碎的？

東城慣常是富貴人家來往的地方，街上車水馬龍，盡是裝飾奢華的馬車，步行細逛的行人亦個個綾羅綢緞，被僕人侍衛簇擁著。

挽夏撩了簾子看一眼，又靠在迎枕上記掛著上朝的父親，心神不寧。

凌景麒在方才撩起簾子的空隙看見糖果鋪子，就笑著和她說：「一會給妳買幾盒攢糖回去，近來京中新出了七彩顏色的糖果，不同顏色不一樣的味道。」

「好，謝謝大哥。」挽夏眼都沒抬的點頭。

凌景燁與兄長交換個無奈的眼神，表示自己也不知道妹妹怎麼了，她好像對什麼都不感興趣的樣子。

馬車終於停了下來，四角墜著的鈴鐺發出清脆聲音，丫鬟們從後邊馬車下來，趕忙上前去尋主子。

挽夏將帷帽繫好，及地的白紗將她整個身影都遮擋起來，就著兄長的手下車，她才發現眼前是一家胭脂鋪子，隔壁是銀樓還有博古鋪。

李靳修唇角帶笑走了過來，「離午間還有小半個時辰，我們先逛逛，這幾家店都挺有名氣的。」聞言，挽夏抬頭又看了眼胭脂鋪子與銀樓，見到兩位堂姊也走上前來，便朝兩位兄長挨緊了些。

李靳修對她退避的動作挑眉，凌挽寧姊妹已到跟前，一左一右站在了他身邊。

姊妹倆的帷帽白紗輕輕晃動，與俊逸的李靳修站一塊，三人的身影在日光下竟縹緲起來，像大家繪就的一幅蓬萊神仙圖。

挽夏掃了眼，覺得三人看著挺配的，娥皇女英多好，李靳修躲什麼？要躲還偏生不與兩人說明白，最惡劣的是喜歡拿她來擋箭！總之他就是壞得連腸子都是黑的，想叫二房的人都恨上自己才好。

她想著抬腳往銀樓走去，又憶起前世李靳修後來做事的狠辣勁，心間鬱氣消散些，相比較而言，他坑自己的這些事已算是良善之舉。

小姑娘嫩青色的裙襖隨著行走似碧水翻波，在李靳修眼中掠過，他微微一笑，也跟著進了銀樓。

男子對首飾什麼的自然不感興趣，就連二房半大的兄弟倆也一樣，進了雅間便坐在兄長跟前吃果脯，百無聊賴地看掌櫃的讓人呈上各樣首飾朝姊姊們吹噓。

挽夏沒有多看首飾，而是叫掌櫃的拿玉佩掛件等，挑了松竹紋、雕虎及雕雄鷹的後就坐著喝茶。

李靳修這時卻湊到圓桌邊，視線落在一對珍珠耳墜上。

那對耳墜其實很不顯眼，單兩顆雪白圓潤的珠子再無點綴，若說優點，也只是要比一般珍珠大上一圈。

他修長的手指點了點泛瑩光的珍珠，指尖傳來溫潤觸感，似想到什麼就捏起耳墜轉向挽夏。

「這個襯妳不錯。」說話間，他已撩起了她的面紗，將耳墜往她耳邊比了比。

突來的動作讓挽夏始料未及，只感覺眼前的光被他身影擋去，視線模糊。

李靳修在比較間發現她臉頰肌膚比珍珠還要細膩有光澤，又道：「倒是我說錯了，別人都是靠首飾點綴，表妹倒是將這耳墜的瑩光都壓了下去。」

他話落，卻聽見啪的清脆聲響，手背便感到微微刺疼。

回過神的挽夏已拍開他的手，白紗自空中輕輕落下，把她隱含薄怒的眉眼遮掩起來。

凌景燁兄弟被驚得站起身，凌景麒見耳墜滾到腳邊，又彎腰拾起，有些頭疼要怎麼處理這事。

若怪妹妹氣性大，可李靳修先撩了她面紗在先；若怪李靳修無禮，偏妹妹不過是半大的小丫頭，兩人又有一層表兄妹關係，何況人家只是好意。

李靳修也是被拍得愣了神，腦海裡是白紗下那亮若閃電極銳利的眸光，有著不可侵犯的威儀。小丫頭氣勢挺震人的……

李靳修手握成拳放在唇邊就低笑起來，在他的笑聲中，挽夏感覺自己的背都要被兩道目光燒個洞，她是真的怒了！

「世子爺這話不是那日在我跟前誇大姊與二姊的嗎，換湯不換藥，我是做了什麼事惹世子爺生氣，非得在兩位姊姊面前來膈應我？」拿她做筏子也該有個度！

此話一出，她身後的兩道視線便不見了，轉而灼灼定在了李靳修身上。

李靳修又一愣，再度感受到兩位表妹的視線，笑得更開心了。

小丫頭那麼久以來終於忍不住了，還學會倒打一耙，就是要這樣才對，本來就是有爪子的小貓兒，在他跟前卻憋憋屈屈的，她露出真性情才可愛。

被拂了臉面又被陰一把，他居然絲毫不生氣，還有心情笑？

挽夏漠然盯著他，無聲在心裡罵了句有病。

李靳修卻已朝她作揖，「是我考慮不周，三位表妹都天生麗質，也是我肚中無墨水，說不出別的讚美詞來。這樣吧，今日表妹們挑選的首飾都記在我帳上，算是我給表妹們賠禮。」

挽夏臉都氣紅了，李靳修這口蜜腹劍的傢伙，三言兩語又拉了她下水！偏她不能再反駁或者拒絕，那樣反倒顯得她真在爭風吃醋一樣。挽夏憤怒又無力，感覺自己也把自己坑了一回，她真是與李靳修犯沖啊！

挽夏兀自氣悶，凌挽寧姊妹在這鬧劇中卻體會了好幾種滋味，酸中帶甜，面紗下看表哥的眼神燦若星辰。

到最後那雙珍珠耳墜還是被包起來，送到了挽夏手裡，挽夏咬牙往二哥懷裡一塞，眼不見為淨。

出了銀樓，凌挽寧姊妹要去胭脂鋪子，挽夏實在不想和李靳修待一塊，和兄長們牽了兩個堂弟要到對街的點心鋪。

二房兄弟倆高興得雙眼都眯了起來，李靳修一臉無所謂，在挽夏去對街後，回想著她拍開自己的手，喊來小廝交代幾句，小廝就匆匆走了。

到約定時間，眾人便在李靳修推薦的福匯樓雅間碰面。

凌挽寧姊妹早已進到裡邊坐著歇腳，李靳修則起身到雅間門口迎接挽夏一行人。

幾人魚貫而入，挽夏落在最後邊，被李靳修微微一側身就擋住了去路，她擰了眉，不知他又要做什麼，卻見他從袖子取了一個漂亮的琉璃小圓盒，在她眼前晃了晃。

他低聲道：「妳練箭傷了手也不好好處理，在外邊先將就抹抹。」

挽夏根本就懶得理他，抬腳要擠進去，他卻整個人將門口堵得嚴實。

在她發怒前，李靳修笑得溫和，「就當我先前魯莽失禮的賠禮，妳若是再拒，我們在門口久了，妳大姊姊二姊姊又得誤會什麼了。」

這人簡直無賴！挽夏捏住拳頭很想揮過去，心中又清楚他說的是實話，何況後邊好像還有人來了，她都聽到人數不少的腳步聲。

深吸口氣，她只得攤開手掌心，李靳修又朝她笑，星眸染滿笑意將琉璃盒子放到她手中。發現妹妹沒有跟過來，凌景麒折回頭喊了聲「挽挽」。

挽夏忙將手藏到袖中，踏入終於被讓開的門。

李靳修見她的裙襬消失在門邊，又是一聲低笑，神色愉悅的也跟進了雅間。

上樓來的沈滄鈺本就見那嬌小的身影眼熟，看著她和面前的少年挺親暱的模樣，那少年還送她東西，隨後就聽見有人喊挽挽，只見她慌慌張張將東西藏到袖子裡進了雅間，活像是被人撞見什麼好事的心虛舉動。

沈滄鈺的桃花眼中瞬間覆滿寒霜。

主子突然停頓下來，王培險些撞到他身上，忙收住腳步疑惑喊了聲，「七爺？」

沈滄鈺低沉的吩咐道：「去問問那雅間裡的是哪家公子。」

精緻的雅間內，沈滄鈺正在把玩著一個錦鯉玉雕。

錦鯉用整塊雞血石雕琢，鮮紅血色在魚身下半部分開始漸淺，待到了魚尾已呈乳白色，並被雕成了翻湧的波濤。玉料只有魚身前端是上品，後面用作邊角估計都遭人嫌棄，倒是一雙巧手讓這有瑕疵的玉雕活了。

沈滄鈺指尖摩挲著魚尾與浪花，腦海裡浮現出小姑娘白皙如羊脂玉的手，又想到她掌心上那道紅印，眸光晦暗不明。

她沒有用凝膏嗎？遠遠的也看不太真切，感覺還沒有結痂，結痂後傷處顏色應該要再暗沉些。他正沉思，王培打聽清楚事情回來，附在他耳邊低聲兩句。

原來那少年是武安侯的長子——李靳修。

他回想著方才見到的少年面容，與記憶中相較要幼嫩許多，也難怪一時沒認出來。

李家與凌家二房有著姻親關係，小姑娘要喊李靳修表哥。

見他沉默，王培立在邊上沒敢動。

「既然剛好碰著，讓武安侯不必過來了，見誰都一樣。」沈滄鈺靠在椅背中，閉了眼。

身為他的心腹內侍，王培自然是個八面玲瓏的，眼珠子轉了轉笑著應是，退出去辦差。

另一邊，挽夏所在的雅間將將上菜，店裡招牌特色的、她愛吃的，滿滿當當擺了一桌。

此時門被敲響，李靳修守在門口處的小廝急急前來，行禮後請他借一步說話，在低語中比了個「七」的手勢。

李靳修神色一變，朝眾人說遇見相熟的要去打個招呼，離了席。

隨著他身影消失，凌挽寧姊妹臉上的失落再明顯不過，倒是挽夏執起銀箸自發吃了起來。

她餓了，還不用對著某人，胃口大開！

李靳修出門就看見作隨從打扮的王培，想要朝他問好卻被笑嘻嘻打斷了。

「世子爺好，這邊請。」

見此，他知道對方是不想暴露身分，便只隨著前去。

他被引進走廊盡頭的雅間，這雅間比別間都要寬敞明亮，裝飾亦奢華精緻許多。踩著柔軟的大紅繡花開富貴地毯，才繞過屏風李靳修就察覺到一道銳利的視線落在身上。

知道視線的主人是誰，他上前便彎了腰作揖行禮，「見過七爺。」既然王培不願暴露身分，他用排行尊稱定然不會錯。

男子輕輕嗯了一聲，叫了他坐。

李靳修沒有遲疑就坐到了沈滄鈺面前，他暫無官職，未在朝中走動，這算是第一次正式見璟王真顏，便想抬眼打量，不料發現對方也在看他。

既然被撞個正著，李靳修反倒不遮掩了，目光平視笑容溫潤，「初見七爺威儀，多有失禮，還望七爺海涵。」

沈滄鈺勾了勾唇角，不言。

撇去成見，李靳修確實是個有膽氣的，不然，他前世如何年紀輕輕就坐上了指揮使一職。人長得也俊朗，溫潤如玉的少年總是叫人覺得好親近，還細心得很，居然送了傷藥給小姑娘。

沈滄鈺收回視線，將手中的玉錦鯉隨手丟在桌上，屋裡響起沉悶的咚一聲。

他這舉動讓李靳修的心也跟著猛跳一下，難道璟王覺得自己是在窺探皇家威儀，生了怒意？下一刻，李靳修卻聽到璟王語氣淡然吩咐道——

「我與李世子喝兩杯。」

外邊很快就有人進來上酒菜。

李靳修覺得自己方才想多了，也不再拘束，不過他很認同有關於璟王的傳聞，璟王確是個清冷得叫人琢磨不透的人，連話都極少。

接下來，沈滄鈺也沒有說話，從一開始手就捏著酒杯。

李靳修見此自然是陪著，佳釀剛入口，那種辛辣衝得他鼻頭直發酸，這是他喝過最辣的酒！偏沈滄鈺氣定神閒的一杯接一杯，李靳修也只能陪著一杯接一杯，席間的菜幾乎沒有人動一口。

兩刻鐘過去，桌面上空了兩個白玉酒壺，李靳修在不間斷的灌入酒水後，白皙的臉被酒意醺得微紅。

得到新消息的王培走進來，沈滄鈺看見他，手指就在桌沿敲了敲，倒酒的護衛立即退到一邊，李靳修莫名鬆口氣。

王培在他耳邊低語後，沈滄鈺又捏起酒杯，半斂了桃花眼輕輕轉動著酒杯，看透明液體在白玉杯中蕩漾出漣漪。

李靳修見狀只得再端起杯子，才拿起，已見對面的璟王一飲而盡，隨後將杯子直接反扣在桌面上。

他這個動作使李靳修一怔，雙眼發直地望著那朝天的杯底。

清冷俊逸的男子已站起身來，神色清醒無比，背了手往外走去。

李靳修是真懵了，待璟王走到屏風才反應過來要起身恭送，因此沈滄鈺轉身前意味深長掃他一眼，他自然也未察覺。

腳步聲一消失，李靳修才直起身來環視屋子一圈，越發覺得璟王叫人摸不清頭腦。

璟王喊了他來，從頭至尾就朝自己嗯了一聲，難道就是讓他來陪著喝酒的？

一位王爺，親王，會有和未見過面的人喝酒這種閒情逸致？

李靳修想不明白，索性也不想，扶了扶額頭，好像喝得有些急。酒量不錯的他有些酒勁上頭了。

他站著好一會才離開，回到剛才的雅間，進了裡頭卻只見著他那庶出姑姑的四位兒女，李靳修帶著醉意的雙眼閃過懊惱，凌挽夏對自己避之不及，一瞧準空隙有多快躲多快。

想著，他覺得可惜……難得哄了她跟著自己上街，居然是這樣告終。

挽夏吃飽就拍拍屁股走人了。

她本就無意出府閒逛，心裡記掛的都是父親，一路來都催著馬夫加快速度。

回到凌家，她立馬打聽父親有無回府，聽得下人說他此時在祖母那，一刻不歇的又往福康院趕去。

她的兩位兄長緊跟在她身後，怕妹妹走太快摔著碰著。

福康院裡，凌昊正與凌老太太說著話。

「母親的擔憂兒子明白，只是凌家如今正處於風口浪尖上，做任何事情都得三思，不然落人口舌怕是要惹許多的麻煩。」

他才回府，凌老太太就將他喊了過來，問沒幾句調任北平之事，就轉到了弟弟的差事上。

凌老太太條地歎口氣，擰著眉一臉愁容，「我也知你為難，當初錯過了去寧夏的機會，我也想老二官途可能會坎坷，只是沒想到你會外調……」

凌昊沒有立即接話，倒是凌如萱遞了茶到老母親手上，寬慰道：「娘，大哥也是身不由己。」母女倆這算是一唱一和。

蘇氏眼觀鼻鼻觀心靜坐著，李氏卻是將手中的帕子擰成了麻花，她感覺大伯子不會插手她夫君的事。

凌昊端起手邊的茶抿了一口，依舊沒有說話，但已在思索著弟弟的出路。

凌睿到底還是缺資歷與功績，京官名頭聽著是要好聽些，可升遷不易。再說了，由從六品熬資歷熬上去，熬到頭髮白可能最高也就三四品，他早先就不同意弟弟靠關係等缺，皇帝是明君，更注重能力。

思索一番，凌昊實在想不到有什麼別的法子讓弟弟升官快些，而他也清楚繼母的意思是想要自己再拉兄弟一把。

擱了茶碗，凌昊這才沉吟著道：「如今情況，京中我是不敢有一分動作的，可若是二弟願意，或許我還能在皇上那求個恩典，將二弟按原官階調往北平。打虎親兄弟，上陣父子兵，皇上應該能理解一二。」也只能讓皇帝看在還要用他的分上，再求一次。

李氏聽到要把丈夫也調北平，還是原品階不變，整張臉都變了色，蹭地就站起身。這由京官變外官，還平級，不是變相貶職？！長房的女兒好歹還撈個郡主，怎麼到他們二房想要出路

還得憋屈貶職往外調！

李氏的舉動使得凌老太太十分不悅，警告的瞥她一眼。

凌昊見弟妹這個樣子心裡跟明鏡似的，弟妹這是對他的提議不滿，只暗歎長房與二房始終還是隔了層關係，不知他的真心好意。升官想要快當然要功績，現在最好立功的辦法，便是去戰場上博！

他站起身朝凌老太太說：「母親與二弟、二弟妹先商量著，兒子這幾日事務壓身，乏得緊，就先告退。」

「去吧去吧，這些日子辛苦你了。」凌老太太又看了眼親兒媳，扯出笑對繼子道：「晚間也不必再過來了，我這挺好的，不要掛心，等你二弟回來，我再讓他去尋你。」

凌昊應下，與妻子退出廳堂，恰好被趕來的女兒撞個滿懷，他忙拎住女兒兩隻細胳膊，穩住她身形，哭笑不得的道：「挽挽這是跑什麼，後頭有鬼追妳不成？」

這話讓跟在妹妹身後的兄弟倆無言。

「爹爹，怎麼樣了！可有大礙？」挽夏微喘，著急的問。

凌昊看看她，又看了眼福康院的廳堂，道：「總說妳不長個子，原都被思慮給壓住了，回來了就先去和妳祖母請安。」

父女倆的話飄進廳堂，凌老太太聽得臉上有些火辣辣的。一個半大的孩子，還是姑娘家，都懂得輕重緩急之分，偏她親兒媳婦就鼠目寸光，只看眼前得失，真不如個孩子！

挽夏明白父親話中深意是先回自家地盤再說，又見他神色還算輕鬆，露出笑容進了屋給凌老太太請安走個過場。

而凌如萱見長房兄妹回來，卻不見繼子，問得前因後果才又安心坐下等人。